



朝 在 手

南
台 / 著

作家出版社

南
台／著

一朝

在手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朝权在手/南台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 - 7 - 5063 - 4737 - 2

I. 一… II. 南…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7586 号

一朝权在手

作者: 南 台

责任编辑: 雷 容

装帧设计: 曹全弘

漫画作者: 何富成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410 千

印张: 31

插页: 1

版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737 - 2

定价: 3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第一章

1. 默默的开始	3
2. 人生当官烦恼始	3
3. “朱”与“诸”同音,他心里向以“诸葛”自居	8
4. 要紧的公事	10
5. 无神论者的祈被	14
6. 灾可幸,祸可乐	18
7. 情归我,罪归他	19
8. 对工作没意义的事,对当官	20
9. 人有了权,家就成庙了	22
10. 嘴上要和心里要的	24
11. “美”是“多”	27
12. 一口冷气吹熄了两颗火星	28
13. 最大的“政治”	30
14. “龙”学会了游泳	33
15. 要留忠名在人间	36

第二章

1. 一颗心在另一颗心旁跳动	43
2. 山口人物	46

3. 神相水镜集	48
4. 一丛玫瑰刺	51
5. 打是亲,骂是爱	52
6. 好是大	53
7. 他开常委会都敢放屁,见了吕翠儿, 却将一个屁硬憋了回去	55
8. 龙虎戏小狐	58
9. 征求意见,那是抬举你们	63
10. 曹书记的面子要紧,还是你们挣钱要紧?	65
11. 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一把手就是个小皇上	66
12. 黎虹女的打“虎”棒	70
13. “县公主”动动嘴,“李线长”跑断腿	71
14. 嬉笑一堂亲,各自想拳经	72
15. 一个好常委苗子,除了能力差外,她万事俱备	75
16. 一人主持、一人参加的县、社领导联席会	78
17. 屁招苍蝇香招蜂	80
18. 一朝天子一朝臣	83

第三章

1. 吕翠儿的家	91
2. 一个值钱的“人民”	95
3. 领导想升官,大领导离得远,不放大屁听不见	99
4. 我和冯主任好,碍谁什么了	103
5. 消息树,抗日战争时对付日本人就用过	108
6. 要连自己的女人都护不住,我当这个官干啥	110
7. 他没想到会下雪,这一出去,脚印就暴露了行踪	112
8. 黎虹犹疑,是怕出了虎窟跌入狼窝	116
9. 别写吧,何必拿鸡蛋去碰石头	119
10. 人奶最补	121
11. 煮茶论英雄	124
12. 他一开门愣住了,文戈的窗口亮着灯	129
13. 一张小字条	129

14. 工作要干好,声势更要造大	130
15. 一百眼井,一个都不能少	132
16. 不!我不回去!我死了都不会回那个家去	134
17. 青天大老爷	139
18. 他们明明是最亲的人,也是为了我好, 可为什么却像刀子扎心	143

第四章

1. 白梦媛你要会看,能看丑,能看美	149
2. 两个冤家	153
3. 第一次出击	157
4. 光在下面窝着不行,得往上跑	162
5. 曹书记写了封自己不认识的信	165
6. 水泉的“龙”时代开始了	167
7. 多恼河之波	168
8. 中国人,学什么外国话	172
9. 平静的日子	176
10. 此地空余一小楼	181
11. 爱情十字架	183
12. 千古奇事——家畜家禽委员会	188
13. 一女激起千层浪	192
14. 离魂女	195

第五章

1. 无人不认为重大的政治事件	201
2. 兽医给书记配的“金枪不倒丸”	204
3. 重案特办	208
4. 夤夜试“金枪”	211
5. 两袋小麦	212
6. 人去楼空情未了	214
7. 粮食是命	215

8. 梁拯华	218
9. 记者	223
10. 照相	225
11. 接待给大爷传话儿的,小爷赔了不少笑脸	230
12. 报喜	234
13. 睡觉前半小时吃的“补药”	239

第六章

1. 我现在是个坏女人了	245
2. 而今相对不能语,问人生,到此凄凉否?	247
3. 一股母性的冲动使她心里又热又酸, 不由自主就走到他身边	248
4. 大道晴如昼,小道风满楼	252
5. 周总理在我们心中	255
6. 她脸上没刺,可吻她却有一股犯罪感	257
7. 星星高高地挂在天上。 宇宙显得无比广大、空旷、寒冷、遥远和无边无际	259
8. 要“双追”了	261
9. 老、中、造三结合	266
10. 凡是不想叫人知道的事,都在门后面进行	269
11. 乍暖还轻冷,风雨变无定,重门静,隔墙幻秋影	273
12. 红装多娇,素裹妖娆,常委要折腰?	278
13. 他心里一阵急一阵冷,忙乎了半天,自讨了一场没趣	281
14. 曹兀龙是什么人,水泉县的人都清楚, 千里之外有权封他官的人谁知道?	285

第七章

1. “废话艺术家”王三丰	293
2. 泥菩萨	296
3. 他像干部,又像农民,就是不像常委	300
4. 不管羊常委、马常委,打煤都得鲍主任批	304

5. 忽然成了关键人物	307
6. 常委屋地上长草,他给小蚂蚁洗澡	310
7. 得罪了最好的朋友	313
8. 关键时刻	316
9. 一次完全意料之外的常委会	319
10. 一个和党中央连着的大队会计	324
11. 路遇奇人	328

第八章

1. 肖宗泉被白梦媛堵在黎虹屋里	337
2. 白梦媛想结婚,兰曼曼有情况	342
3. 说漏了一句嘴	347
4. 样样都好,只可惜是知识分子	352
5. 靳向东不愿戴绿帽子	358
6. 要败坏人,最好不要挑他工作上的毛病	363
7. “双追”	367
8. 随风飘去	371
9. 白梦媛知道了《周总理遗言》	374
10. 四个美女、五个笔杆子	378

第九章

1. 狗吃了“金枪不倒”	383
2. 狼狗儿子惹祸	387
3. 曹豹要报复	391
4. 《周总理遗言》	393
5. 杨子厚其人	397
6. 老革命大义灭亲	402
7. 一支漂亮的笔杆子折了	404
8. 有人欢喜有人愁	405
9. 阴险的无边无际的寂静	408

第十章

1. 不幸中之小幸 413
2. 曹兀龙开始下手 416
3. 男人和女人干那事儿神也看着吗? 420
4. 半路杀出个孙铁 423
5. 杨子厚沉寂了,文戈才回来 426
6. “三步走”计划 428
7. 一条银河,渺渺茫茫,伸向无穷无尽的宇宙深处..... 431
8. 床前月光几乱点,单双可能兆吉祥? 435
9. 吕翠儿真当了常委 436
10. 冯彦虎用“金枪不倒”给女常委钱行 437
11. 女常委上县,心虚虚地像风筝一样飘了起来 441
12. 家旺狗多 444
13. 女常委仿佛一块肉,都想夹到自己碗里 446
14. 男人的好坏,女人最清楚 449
15. 她双手的指甲一下掐进他背里,
 他能感觉到快刀切开肌肤的脆劲 452
16. 地上少了个忠臣,天上多了个冤魂 453

第十一章

1. 多事之秋 457
2. 陈玉玺意味深长 460
3. 孙曹大战 464
4. 各自想拳经 465
5. 小字报 468
6. 新常委的补贴与老常委的坟 471
7. 金花陨落 474
8. 万般皆下品,唯有当官高 477
9. 铲除了玫瑰花的土地 480
10. 一统水泉 482

第一章

1. 默默的开始

一向默默无闻的水泉县,至今仍默默无闻,并没有因为曹兀龙任了代理书记而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灾难却已经悄悄降临,新一轮新的折腾就要开始了……

2. 人生当官烦恼始

那是个古怪的年代。

按照阶级分析法,出身越贫穷越革命,知识越贫乏越可靠。早先很为没有文化自卑过的曹兀龙,这时却被“粗而优则仕”的浪潮卷起,一下变得身价百倍,再加上新时期的贵族血统——“贫农”成份,竟被上峰选中,连升三级,从一名公社书记跃升为水泉县的代理书记了。

突然间成了水泉县“最大的”,他一下有了“王”的感觉,心急火燎地想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成为真正的“水泉王”。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把公社级领导都换成自己人,那样,他就可以说了算,就可以前呼后拥,一呼百应。怀着这样的算计,他匆匆忙忙地召开了上任以来的第一次县常委会。

他摄政王般大坐在沙发里,虎视着整个会议室,大约是由于会议开得太久了,那双令人生畏的环眼里往外喷射着不耐烦。

他的眼睛很有些与众不同,有的人叫“牛眼”,文雅点的叫“金鱼眼”,稍俗些的叫“水泡眼”,水泉县的人却只叫“蛤蟆眼”。这倒并不含特别的贬义,只因为地处偏僻,只见过蛤蟆的缘故。

他嘴角噙着白沫,牙齿一咬一咬的,好像在恨什么人。并不带超凡的气象,却故意装得高贵、气概不凡,眼睛一鼓一鼓的,力图显示他是与众不同的庞然大物。但毕竟才获得“代理书记”的头衔,王冠尚未和精神融为一体,在座的“老家伙们”尚未忘记不久前他还是个公社书记,是他们的部下,这样地在他们面前指手画脚是不是嫌早了点?然而,他们忍着,什么话都没有说。

衣着是普通的,并不漂亮,式样也显得古板,但料子却货真价实,使人联想到发了横财的小市民指头上的大金戒。由于内心太焦躁,他无法保持

姿态不变。他不时在动。一个冲动使他几乎要跳起来,但却被“一把手”的头衔压住了。于是,他一阵儿前倾,一阵儿后仰,不得安生,仿佛得了肠梗阻的马。

人生当官烦恼始。他的情绪坏透了,原想自己已经是“代理书记”,提拔几个“自己人”还不应该,却没想到遭到如此激烈一致的反对。他耐着性子听先前的上级现在的下级们发言,一方面想着如何驳倒他们,一方面又不得不分出精力来对付自己的胃。他的胃一向极好,可偶尔也有不好的时候。这次不知是因为那羊羔肉煮得不甚烂,还是因为连日开会坐着未动,抑或是开会生了气,反正羊肉吃下去消化不了,只在胃里腐烂发臭,弄得他好几天没胃口。

他听着发言,不断将几上的茶杯拿起放下,放下又拿起,借以掩饰心中的焦躁。正在这时,肚子里忽然一阵滚动,有气体直向下冲去,他身子不由自主地往前一倾,借取茶杯的机会轻轻抬了下屁股,让那股气冲了出来。

一股腐臭味热呼呼黏呼呼地包围着他,有一丝钻进鼻孔,他立即屏住了呼吸。他怕近旁的人闻出来,急忙点了一支烟,猛吸几口,故意把烟喷向两边,还用手扇一扇,以遮掩那股腐臭味。

腹中轻松了许多,他的心情也似乎好转了点。看着烟气绕着昏黄的灯泡翻滚,想到其中混着那股腐臭,这些人都得呼吸,心里忽然有股报复了的快感。

他心情反倒平静了些。反正那些发言差不多都是千篇一律的反对,他也就不必再认真去听了,挨个儿打量起在座的几位副书记和常委来。

刘钟,一个老病号,离开医院就不能活的老家伙居然能把三天马拉松式的常委会坚持下来,并且顶到现在还没有坚持不住迹象,真是一桩不可思议的事。如果不是那一刀把他的小病割成大病,代理书记的头衔到底归谁还难说呢!曹兀龙看了看刘钟过早花白的头发,心里偷偷掠过一丝冷笑。

庞大卫正在打盹,他一身膘肉里似乎钻满了瞌睡虫。名义上,他也是县委副书记,那一身军装却时时提醒着大家叫他庞部长。自然,工资也是县武装部发。

苏芸正在发言。看她现在还那么干净利索,可以想见年轻时多么漂亮。她要是不那么多嘴多舌,倒是一个值得争取的对象。

比较起来,阮祥林和赵天葵倒容易让人接受,如果他们不是铁首仁的

人就好了。

杨子厚不在。倘不是暗算人数,大约不会想到他,几乎没有几个人能想到他也是常委,他只是一个数字,分量甚至不及在此作记录的办公室主任朱仕第。

这么看了一遍,曹兀龙忽然一阵心凉:全他妈是铁首仁的旧班底!

应该说,曹兀龙也是这个旧班底里的一员,可现在他是“代理书记”,已经达到了铁首仁的高度,该有自己的一套人马了。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不是天子容不得旧臣,实际是他妈的旧臣不拥戴新天子!

“冯彦虎算什么东西!”苏芸的声音刺耳起来,“你去他工作过的地方走一走,不用打听,看老百姓怎么说他!太不像话了!他走过的地方,要有一处干净的,算我苏芸诬蔑了他!这样的人要能提拔,水泉县真的没人了!”

这女人太恶毒了,曹兀龙在心里骂一句。由于生气,一个屁没放出来,窝回肚子里,滚得肚子里咕噜噜一阵乱响。

“我同意苏芸同志的意见。说冯彦虎没一处没搞过女人也许有些过分,但他到处乱搞却是事实。把这样的人提起来,我看是给共产党脸上抹黑。”刘钟说。虽然多病,却还是容易激动,说着说着便站了起来。不用看人,只要听他说话的刚口(语气、声调),就知道是个不讲情面的角色。

赵天葵是组织部长而又是常委,对曹兀龙未经考查就在常委会上乱提名心怀不满,自己不好直接和他冲突,有人开了头,他自然会跟上来。

阮祥林虽然生性懦弱,但在又合心愿又可以随大流的情况下,说话也不迟疑。

庞大卫一向是个无可无不可的人,只求赶快从会议中解脱出来,好回去睡觉,当然同意多数人的意见。

除了提名的曹兀龙,常委全数反对。

曹兀龙难堪极了,他恼得眼中喷火,却无法回击。水泉县偏僻,对男女之事敏感得很,“嫖客”、“婊子”比反革命还让人看不起,偏冯彦虎在这些事上把柄太多,叫他有口也难辩。曹兀龙胸腔里一团火,眼睛里冒着烟,使劲咬着牙,仿佛要化作枪弹,就要“轰”的一声爆炸了。

就在这时,昏黄的烟雾中,不被人注意的哪个角落里发出了一声极轻极淡的“嘿”,像轻笑,又像轻咳,轻极了,轻得都使人怀疑是不是发生过,但却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过去了。

这声音有些特别,特别得使所有的人都觉得:有情况要发生了!

庞大卫一下睡意全消，精神抖擞地坐直了身子。

曹兀龙心里的导火索停止了燃烧。虽然他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却盼望着赶快发生，仿佛那将是他的救星。

刘钟和苏芸也都转过了头，注视着方才那个角落。

那一声是朱仕第发出的。

他，南方人的脸型，一副度数不深的眼镜遮住了本来很灵活的小眼睛。没有胡须的脸清瘦而苍白，总带着一丝莫测高深、若有若无的讥笑。干练而优雅的风度使人产生敬意，但那两片薄薄的轻易不开启的嘴唇又使人觉得他的心有包皮。他姓朱，不姓刁，但却名仕第，那是他有学问的父亲给起的名，所以，虽经了文化大革命，却没有改为朱造反或朱革命。

他见所有的目光都聚拢了来，歉意地笑笑，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没有发言权。我是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随便插一句。”他停顿了一下，谦和地笑着，迅速地扫视了一下会场，“其实，作风问题，我看，也不应该算什么大问题，不必看得太严重。”他又扫了一眼会场，“一个人，该不该提拔，我想，主要应该看他的才干，看他的政治立场，而不是看他和女人的关系。当然我这是指一般而言，不是针对冯彦虎。冯彦虎该不该提拔，我没有发言权。”

他又停顿了一下，“比如一个人，作风很好，绝不搞女人，可是他立场反动，又没有才干，什么事都做不了，能提拔吗？另外一个人，作风虽然算不得上乘，但他政治上坚定，能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能把工作搞上去，对革命、对建设都有益，为什么就不能提拔？这个问题，历史上争论了上千年了。以孔老二为代表的，代表封建没落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儒家，总是强调仁啊、礼呀、义呀之类的东西；而历史上代表进步的、革命的，站在人民一边的法家，正好相反，反对那些东西，而强调才干。比如曹操，他当然是法家人物了。他的《求贤令》上说：‘……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无有所遗。’这就是法家的态度。毛主席他老人家让我们‘评法批儒’，目的何在？恐怕不是为了几个历史人物，而是为了我们现在的革命和生产。意义非常伟大、深远！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他作了较长的停顿，然后结束道，“当然，这是我随便说说，没有什么目的，也没有针对性。不算发言，因为我没有发言权，请原谅。”

会议室里突然静了。仿佛掠过一阵风，风来时风铃动了一下，而今风

又过去了。但又不完全像风，风过去就会恢复原样，可现在，风是过去了，空气里却仿佛留下了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却肯定存在，像喷洒过农药的田野，有股带毒的雾弥漫在四处。



【东风吹雨】走马灯，折腾急，为真理？为利益？是秘密，说不得。
最高指示，最利武器，一句顶一万句。

曹兀龙最先反应过来。他心里很激动,但由于一时还没跟上朱仕第的思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明白自己得救了,是在重重包围之中获救的。他的激动已经从形体上反映了出来,却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他很想把自己的语言提高到一个能和朱仕第发言接上茬的高度,却怎么也找不到感觉,不由又有些急躁。这一切,都没能逃过朱仕第的眼睛,他看了一下表,恭敬地弯腰走到曹兀龙跟前,将手表指给曹兀龙看,同时小声建议:“曹书记,今天晚了,会议是不是可以再找时间开?”

这正合曹兀龙的意,他忘了征求其他常委意见的形式,一挥手,果断地说:“今天的会就到这里。没有定的问题,另外再找时间。”他怕朱仕第离开,忙低声说:“你等一下。”

别的书记、常委都离开了,只有曹兀龙、朱仕第和组织部做记录的小郭磨蹭着。小郭是想等他们走后压炉子、拉灯。朱仕第见他不走,怕曹兀龙有话不好说,下巴一挑说:“你先走,炉子我来压。”

小郭这才拿起笔记本走了。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曹兀龙和朱仕第的一举一动,他全看在了眼里。

小郭刚出门,曹兀龙立即站起,冲朱仕第说:“你到我家里来一下,有事和你商量。”一迈步,又补充了一句,“就今晚!”说完,马上走出去,在台阶上跺一下脚,咳嗽两声。他这是告诉别人,他一散会就走了,和别的常委们是同时离开的,没有和什么人搞什么勾当。

会议室里只剩朱仕第一个人了,他舒了一口气,心里却并不轻松,一抬头,见墙上的几幅“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居高临下冷冷地盯着他,中间一条是: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左右两边哼哈二将似的还站着两幅,左边的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右边的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

他没有说话,只用手指尖顶了顶压到鼻梁上的眼镜,心里默默重复着: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他现在就正处在这风口上,不斗都不行了。

3.“朱”与“诸”同音,他心里向以“诸葛”自居

朱仕第原是城关小学的教师,“文革”前一直默默无闻,到“造反有理”时,人们才觉得,他不是个一般人,但到底怎么个不一般法,却没人说得清。凡见过他的人,都印象深刻,却说不出为什么。他平时话很少,不得不